

風雨激戰

(劇本演唱集)



风雨激战

(剧本演唱集)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贵阳

风 雨 激 战

(剧本演唱集)

贵州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
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3年7月第1版 1973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85,200

书号10115·319 定价0.22元

目 录

一张火车票 (独幕话剧)	贵阳火车站业余文艺宣传组 (1)
红军渡 (独幕歌剧)	王作武 (25)
报喜之前 (独幕话剧)	于中海 (42)
拉车路上 (方言小话剧)	惠水县文艺宣传队 (60)
两个红小兵 (儿童歌舞剧)	普定县创作组 (68)
进城路上 (表演唱)	漆春生 (79)
风雨激战 (对口词)	谭 韬 (91)



(独幕话剧)

贵阳火车站集体创作
业余文艺宣传组

人物 冯海蓉——女，30多岁。党支部委员，客运值班员。

李 玲——女，19岁。客运服务员。

小 王——女，18岁。同 上。

小 赵——女，19岁。同 上。

小 张——女，22岁。同 上。

老大爷——贫农，60多岁。

旅 客——男，30多岁，工人。

〔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季节。

〔在某火车站宽敞明亮的候车室内。正面墙上写有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，下面挂有全国铁路示意图。舞台右后角设有服务台，台上放有电话机、意见簿。舞台左角设有一排旅客休息的长椅。墙的两边是大窗户，窗外可见整齐的风雨棚，停放着长串列车。

〔“呜——”火车一声长鸣，在欢快的音乐声中幕启。

众服务员正在打扫室内卫生。

李 (边劳动边唱)

汽笛在欢呼，
车轮在歌唱。
穿过丛山峻岭，
跨过黄河长江。
我驾驶着火车头，
奔驰在祖国的大地上……

赵 (开玩笑地) 同志们，你们说李玲唱得好不好呀？

王 好！
张

赵 唱得妙不妙呀？

王 妙！
张

赵 再来一个要不要呀？

赵 王 张 (一起地) 要，要，要！ (鼓掌，大笑)

李 死东西！ (举起扫把追赵，赵躲在小张后面)

张 (被二人拉来拉去) 哎，哎，别闹了！

李 (对小赵) 好，下班再给你算账。

王 哎，冯大姐呢？

张 她带着一位丢失的小姑娘，到旅客当中找翻译去了。

李 天哪！那位小姑娘的话可真难懂，问了半天，叽哩哇啦的，不知道讲些什么。

赵 问她叫什么名字？上哪儿去？她说…… (模仿小姑娘说话模样，众大笑)

[冯海蓉手提喇叭上场。]

冯 嗨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

众 冯大姐！

李 小赵正学着小姑娘说话哩。

王 冯大姐，小姑娘的姓名地址问清楚了吗？

冯 问清楚了。旅客们听说这情况，都很热心，你猜一句，他翻一句，总算把小姑娘的姓名地址弄清楚了。

王 她叫什么？

冯 夏小丽，广东潮州人，是到遵义去看他哥哥的。因为语言不通，结果下错了站，我替她办完手续，安排今天下午乘92次到成都的列车。另外，还打了个电报到遵义，叫她哥哥准时到车站来接她。

王 冯领班，你想得真周到啊！

赵 冯大姐，你真是“弄清姑娘名和姓，关心旅客似亲人，一颗红心闪闪亮，完全彻底为人民”。

李 嘿，小赵出口成章，真不愧是个大诗人呀！

赵 看你乱说！（欲打）

李 冯大姐，冯大姐！（拉住冯）谁叫你刚才说我！

〔幕后广播声：“值班的同志注意啦！请马上到站台上准备接车，35次列车很快就要进站了。”〕

冯 同志们，从北京开来的35次列车，快要进站了，大家把工具收拾好，上站台准备接车。

众 是。

〔众下场。35次列车进站，火车汽笛声，旅客喧哗声，响成一片。冯手提喇叭上场，向幕内宣传。〕

冯 下车的旅客请注意：买了直通车票在车站换车的旅客，请到问事处办理中转签字手续；有需要提取行李的旅客，请到车站右侧行李房提取；买了汽车联运票的旅

客，广场上有专车接你们……

〔这时，一位旅客手上肩上挂满了许多东西，累的满头大汗，急匆匆地上场。

旅 （放下东西）同志，小件寄存处在哪儿？

冯 你看，从这候车室出去，对直走就到了。

旅 谢谢你。

〔幕内声：同志，请问旅社服务处在哪儿？

冯 出火车站大门，经过广场，左边第一幢五层白砖大楼，就是旅社服务处。

〔幕内声：谢谢你。

冯 没有。（见旅客拿不完东西，正在为难）同志，我帮你拿吧。

旅 不要紧，我自己来。

冯 （提起一包）这包顶沉的。

旅 都是装的机器配件。

冯 这一路够辛苦的啦。快把它寄放好，休息会吧。

旅 没什么，太麻烦你了。

〔冯、旅下场。李手拿一歌本和一诗集，兴高采烈地边唱边上。一位老大爷从另一侧上。

李 （念）《战地新歌》。（翻看）真好，有一百首哩。

爷 （将车票一层层包好，放在怀内）同志，同志。

李 嗯？（见是老大爷）呵，老大爷，你有什么事？

爷 请问盖戳戳在什么地方？

李 盖什么戳戳？

爷 他们说，换车要盖什么戳戳才能走。

李 呵，老大爷，你从哪儿来？

爷 我是湖北人，请假要到四川去。

李 哦，请你到问事处办理中转签字手续。

爷 呵，问事处。问事处在哪儿？

李 （指右边）你看，那边排队的地方就是。

爷 好，谢谢你，同志。

李 （打开歌本）哎呀，太好了！“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”，这首歌我们宣传队正要表演哩，正愁找不到歌本。（轻声唱）

背上了行装扛起枪，
满怀豪情斗志昂扬……

爷 （走至台边）哟，这么多人排队呀。（转身）同志，同志。

李 （被打断，见是老太爷）噢，老太爷，我不是跟你说
了，在那边排队签字吗？

爷 是呀，我看见排队的人太多，想等会再去。

李 那么你在这候车室休息会吧。（准备再唱下去）

爷 再麻烦问你一下，这到资阳去的车，还要等多久？

李 下午五点半开车，还有三个钟头。

爷 呵，还有三个钟头，那我就不着急啦。（坐下）

李 （继续唱）

毛主席挥手我前进，
奔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……

爷 （想起什么）同志，同志。

李 （有些不耐烦）哎，你真……（急忙改口）老太
爷，还有什么事？

爷 同志，你别生气，我这是第一次出远门哪。我是想，
时间还早，先找个地方吃饭。请问你，哪儿有饭馆？

李 吃饭？出了大门，广场左边一排平房，是专为旅客设的
日夜门市部，往前走五十公尺，有一幢五层白砖大楼，

上面是旅社，下面是饭店。再往前走公共汽车半站路，往右拐就是服务大楼，要吃什么买什么都有。好了，老大爷，你要吃饭快去吧。（转身不理他，对内喊）哎，小赵，快来，快来呀！

爷 谢谢同志了。（下场）

李 这老大爷，真有点噜嗦。

〔小赵拿扫把跑上场。〕

赵 什么事？

李 （拿出诗集）看，这是杨丽芬从北京给你买来的《红太阳颂》诗歌集，还给我带来一本《战地新歌》。

赵 （抢过诗集）哎呀，太好了！杨丽芬什么时候回来的？

李 刚坐35次来的。

赵 这次她去北京学习了半年，进步一定很大。

李 那还用说。（从口袋掏出照片）你看，她还照了一张相片。

赵 （看相片）嘿，好神气呀！

李 你看她，穿着雪白的工作服，戴着雪白的小手套。车间又清洁又明亮，台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半导体收音机，这才象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。我真羡慕她。

赵 是呀，从前我们刚从中专学校毕业出来，总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，也很羡慕这些高精尖的工作。可是，通过这将近一年来的锻炼，看到老工人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，就觉得原来那些想法，只喜欢轰轰烈烈，不喜欢扎扎实实，只不过是脱离实际的幻想。你说呢？

李 当然，干什么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。不过，一个人能多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一分力量，难道不好吗？可我们现在呢，整天都是扫地、擦窗、剪票，连一个红小兵都可以做到，这有多大贡献？实在是太简单、太平凡了！

赵 呵，原来你对服务员工作是看不起呀！我看，你这个脑袋瓜里恐怕有问题吧？

李 我有什么问题？你别乱扣帽子。

赵 我现在和你说不清。哎，晚上下了班，我们去找杨丽芬好吗？

李 好，吃了饭我在家等你。

赵 行，我扫地去了。（下场）

李 （自言自语）丽芬呀丽芬，要是我能象你那样，该多好呀……唉，想那么多有什么用，还是唱我的歌。（打开歌本）

胸怀祖国，放眼世界，
铁道兵战士志在四方……

〔冯海蓉匆匆上场。

冯 嗨，一个人在专心练节目呀？

李 冯大姐，你又在忙什么嘛？休息会吧。

冯 没什么。（看看四周）班里同志们呢？

李 都在那边打扫卫生。

冯 小李，你去叫大家来一下，开个临时班务会。

李 有什么事吗？

冯 嗯。

李 （敏锐地）是出了什么事故？

冯 待会再说吧，你先把她们都叫来。

李 好。（下场）

冯 （从口袋里拿出一小块票角，自言自语地）从孝感到资阳。为什么到资阳的票，会在这儿撕掉呢？……

〔李、王、赵、张匆匆上场。

众 冯领班！

冯 大家先坐下来，歇一会吧。

王 冯大姐，什么事？

冯 同志们，刚才我到站台转了一圈，忽然，在出站口附近拾到了几张废票角。

李 （松了一口气）哦，就是几张废票角呀？

张 按制度是应该把票角都丢在废票箱里。

赵 这可能是不注意掉出来几张，以后咱们注意就行啦。

冯 不，这几张废票角中，发现有一张是由湖北孝感到四川资阳去的。（拿出票角）

王 啊？到资阳去的怎么会在这儿撕掉呢？（抢过票角，众围拢看）一点儿不错，是孝感到资阳的。

赵 撕的是一张中转车票呀。

张 （拿过票角）是的，不错。看来，这可是一个事故。

王 （生气地）唉，咱们班将近三年没有出事故了。这是谁搞的？

李 看你这个急性子。每天成千上万的旅客来来往往，偶尔撕错一张火车票，也是难免的。这有什么了不起。

王 没有什么了不起？撕错了中转车票，旅客就上不了车，
一 万一遇到什么急事，岂不误了别人大事。

赵 是呀，现在的旅客，大部分都是工农兵或者国家干部，都在为建设社会主义奔忙。弄错一张火车票，钱是小事，耽误了生产或者工作，这责任可就大了。

张 也许，这位旅客正在为这张票着急哩。

李 他既然知道要中转签字，发现票撕错了，总会找上门来的，何必为这点小事着急。

王 出了问题，我们应该主动去解决，这才叫认真负责，完全彻底。李玲，你这个服务态度就不对！

李 哟，你们都冲着我来了！

冯 好了，好了，同志们不要争啦，咱们好好商量解决。撕错这张票，问题是出在我们班上，但主要责任应该由我负，不怪大家。不过，目前我们急迫的任务，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把这位旅客找到。

赵 对，要赶快把这位旅客找到。
王
张

李 可是，这么多旅客，往那儿去找呀？他脸上又没有字。

冯 我想，根据一般的规律，旅客发现弄错票以后，一定非常着急。我们就从这些旅客中去发现。

众 对。

冯 （看表）从这儿开往成都方向的92次列车，是下午五点半钟，现在已经是三点半钟，离开车时间还有——

众 两个钟头。

冯 看来，时间紧迫，困难还很多。不过，我们一定要按照党支部的要求去做：宁肯自己吃尽千般苦……

众 不让旅客半点为难。

冯 对，我们就是想旅客之所想，急旅客之所急。现在我们先派几个同志分头去找。我把情况向党支部汇报一下，再通知问事处，如果发现有撕错票的旅客来办中转签字手续，请他们立即转告我们。小王！

王 到。

冯 你去附近饭馆、旅社打听一下，有没有去资阳的旅客？

王 是。（下）

冯 李玲，你通知广播室立即广播，顺便到各候车室察看一下。

李 好。（下）

冯 其余同志，坚守岗位，继续工作。

张 是。（下）
赵

冯 小张，你稍等一下。（走近张）小张，是你和李玲在一道检票吗？

张 是的。

冯 你好好回忆一下，有没有把票角丢在出站口地上？

张 没有，我都扔在废票箱里的。

冯 不会错吗？

张 也许不会错，我再想想。

冯 好，你快去吧。

〔广播声：“旅客同志们请注意：有从湖北孝感到四川资阳去的旅客，请看看你的车票有没有撕错票角，如果发现被撕掉了，请马上到问事处补办手续……”

〔李玲无精打采地上。

李 我早就说了，这么多旅客往哪儿去找。就为这一张小小的火车票，也要兴师动众。我看，这真是小题大作。

〔冯在李说话中上场。

冯 小李，没找到？

李 广播也广播了，几个候车室也问了，还是没有音信。

冯 是不是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做到家？

李 我看再找也是“瞎子点灯——白费蜡”。

冯 还不能过早下结论。

李 这样漫无边际，盲目地去找，再找三天三夜也白搭。

冯 （半开玩笑地）嘴，这么说，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？

李 冯大姐，我给你提个意见。

冯 那好，你提吧。

李 大伙儿一天真够辛苦的了。从早晨到现在，气没喘一下，水没喝一口，何必为了这点小事忙来忙去？

冯 这可不是小事。

李 再说，我们是先进班，将近三年没有出过事故，就是错了这一回，算起来也不过是千分之一。这有什么了不起！

冯 小李，我们看事情都要一分为二，难道先进班就不会产生缺点错误吗？正因为是先进班，我们有了错误，哪怕是千分之一，更应该认真对待。

李 冯大姐，我觉得为了这一张火车票，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，太不值得！

冯 （激动地）什么，太不值得？……（让自己平静下来）好，李玲同志，究竟这张火车票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，让我们在实践中来检验回答吧。

〔众服务员陆续上场。〕

赵 冯大姐，找到了吗？

冯 问事处没有人交票回来。

王 我到附近几个饭馆、旅社都问了，没有发现到资阳的。

李 哼，我说找不到，你们偏不信。

王 我就不信找不到。

李 你要找你去找吧！我不愿意白花这个力气。为了这一张火车票其它工作什么也干不成。

王 这就是我们的服务工作嘛。

李 服务服务，又不是为他一个人服务！

冯 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句话是很错误的。要知道，人民和集体不是个空的，它是由一个人一个人组织起来的。如果离开了对每一个具体的人服务，今天不为这一个人，明天不为那一个人，那么，“为人民服务”岂不完全成了一句空话。这使我想起了过去一件事。

众 什么事？

冯 从前有一个服务员，她刚参加工作不久，热情很高，干劲也很大，就是对服务员这个平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，曾经由于疏忽大意，差点出了一个重大事故。

众 什么大事故？

冯 那天，我们车站同时停了三列列车，靠最外面那股道是开往柳州方向的62次列车，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几分钟了。可是，在大门口候车的几百位旅客还没有进站。

众 哎呀，那服务员上哪儿去了？

冯 服务员就在旁边。

众 旅客为什么不催她呀？

冯 催了。可是，这个服务员说：“你们急什么，62次列车还没有到站哩。”结果，由于她麻痹大意，一直没发现那股道上，早就停有那辆列车。

众 真糟糕！

冯 幸好，领班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。他一面立刻派人通知列车长，延长开车时间；一面飞跑到门口，通知服务员赶快带领旅客进站。

王 哎呀，差点几百位旅客都漏乘，那个损失就太大了。

赵 多亏领班细心才发现了。

李 那个领班是谁呀？

冯 就是现在客运科的科长。

李 那个服务员呢？

冯 就是我。

众 啊，是冯大姐？

冯 是的，通过那一次深刻的教训，使我认识到，服务员工作虽然很平凡；但是，思想上稍一疏忽，就可能给革命工作带来很大损失。

众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这位旅客。

冯 对！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位旅客到现在也不着急呢？会不会票错了，他自己也许还不知道呢？

王 除非是个马大哈。

赵 会不会是个双目失明的人？

张 依我看，这位旅客也许不识字，又是第一次出门坐火车。从前我刚从农村到城里参加工作，就不懂得这些规定。

冯 嗯，小张分析得有道理。世间的事物是复杂的，我们想事情、看问题，也要从多方面估计到。（看表）同志们，现在离开车时间，只有一个钟头了。大家根据这个判断，马上分头访问，认真观察。

众 是。

〔众分头下场。旅客上。〕

旅 同志，现在离92次开车时间，还有多久？我好准备取东西。

冯 还有一个小时。你是到成都吗？

旅 不，我到资阳。

冯 资阳？你是买的直通车票？

旅 是呀。